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才望

南唐查尚書文徽傳　　陸　游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鬬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

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王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

里巷少嘗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策文徵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覩可否文徵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邉鎬為將從文徵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為别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徵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

大敗潰去遂傅其城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時李弘義挾吴越兵據福州偽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率劒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吴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入其城陷伏中被執送錢塘元宗遣使歸馬先進于吴越而求文徽吴越王遣還將發為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

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碁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愧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

太祖聞元方所為大悦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國亡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収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為先後無親踈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助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為海陵望族許

國簫皆其後也

宋司封員外郎許公遜行狀　歐陽修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許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

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蛋喜以攻刼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嘆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

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首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

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愧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

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於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姒如姑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敝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

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吾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可書以傳謹狀

魏太尉羽傳　　羅願

魏太尉公羽字垂天婺源人唐鄭公之後真宗名臣傳云羽自言鄭公十四世孫按陳無已作魏嘉州銘稱司徒謩之子別居歙之婺源其後四世而至羽然則羽乃鄭公十世孫耳初仕江南為昭文館校書郎出為雄遠軍判官今太平州是也王師渡江道出城下羽歸欵轅門太祖聞而嘉之特拜太子中舍命知興州尋知京兆府屬河間守將以征賦榷酤之入盜為已用遣羽覆實期年得羨餘以億計因言本州録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為即墨未滿歲而移遷調之司頗未均一太宗以

其敢言詔加褒轉後為户部郎中上疏願省三司職官之半可以責成仍條利病二十事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遷鹽鐵最上案判官立位為三司判官之首上以唐世尚臺閣目卿監為宂官欲復古僾其選擇諸曹正郎有才望者並補少卿監以羽為秘書少監嘗請薄許王府僚吏之過乞依唐置封駁司命大臣領之事皆見從上稱其有心計通明吏道眞宗即位歷禮部侍郎卒年五十八以其長子玠為奉禮郎玠卒羽妻自陳家貧無禄

錄其子校書郎璀爲奉禮郎後贈羽太尉羽強力善處
繁劇在三司出入十八年習知財賦之事

廣西轉運使孫君抗墓碑　王安石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
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
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
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
進士甲科遷大理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

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名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掾條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歷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

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青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

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興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

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穀以升斗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

廸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令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成立為朝廷

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膺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療毒既除膏馥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膺使文優以仕禄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適墓誌銘

曾鞏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序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徙歙之黟縣者諱師睦始自别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

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
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奔喪致疾不忍廢事既葬
携扶幼老將就食淮南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鎮實
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
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而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
問好言治亂得失之説不狃卑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
夸以浮雖素羸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
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黙拔身艱故為世閥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内有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吏部侍郎魏公瓘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黄廷堅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

孫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吏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績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于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両刁氏祔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既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治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兗

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絶史公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某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縣萬有魏昭獻桓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興鄭公貞觀同功暮作司徒繩其祖風鋒鏑東指衣冠南犇太尉初筮起歙婺源陪臣仕主有庸有

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無避畏象魏燒燈
猝嗟視成内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懲詔
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吏貊之除用人士俾調
養之士不敍麥令無賦之恤刑邕桂遂領轉輸男女質
沒蛋戸口租計免請纓中夏以蘇淮蔡江湖大河南北
無有遠邇愛民恤國少常金魚持節番禺吏畏清肅民
婾蒲魚塹海新城賨墉作瀦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言
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猶以誚公蠻掠五管盡銳廣

府汲者負户五旬不去廣人堅壁用奇走賊謗者歛衽天子歎息侍郎工曹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五千公調兵食佐王貔虎望公旌旗民得父母逃逋四歸稟給惸嫠部吏封豕道無僵尸公作京尹政達巨室子弟卧家吏史不覩察獄色詞取諸懐中及其機秘隙不容風有嬰其芒齒牙為猾飛語上聞放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天子休之寵賜勞嗟議塞商流道河六塔是非分廷詔公閲實歸報不可卒用初謀捐二百萬商河北

流致師蠻荆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
禽獸獮之終以公策廼子順來廣府任土荔子蕉霜餘
歸執政修用歲常有凶史流告公包賄詔使按劾以凶
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爲開南陽持節安撫歸節請
老杖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巖淮水繞宅
風聲鶴唳燕御賓客既壽而臧可思不忘脱身風波委
蜕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温恭好賢白首不衰庖丁
之刀遇物恢恢餘地不試則有偶奇嗚呼鉅鹿誰之不

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曾不容車印章纍纍天奪鬼瞰啟予手足公則無憾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隤墓門有詩來者詔之在予後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修其似之

羅鄂州志小魏太尉璀字用之以蔭補校書郎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會上元與内侍督作燈山而内侍誅索擾人璀家以狀聞詔為杖内侍於省中監襄邑稅門人魏綱上章詆天書流海島璀亦坐停官後知衡山縣衡山祠旁舊禁樵伐而寺僧倚中貴人輙犯禁無敢問璀捕送于州州將依違不為決璀疏不已卒抵以罪歷提點廣西刑獄轉運使溪洞婦人緣逋責没邕州為庸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劉鋹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廉高竇五州獨未除璀為除其稅罷柳州無名之

役四百人後以太常少卿知廣州廣素無城爲築城環之又疏江東門鑿東西澳爲水閘及儂智高入寇圍廣州五十日不能下朝廷以爲功時璀方知越州特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使復知廣州給禁卒五十得便宜從事代還糾察在京刑獄特議開六塔河而塞商湖北流璀視之以爲不可其後決河卒不可塞而德博之民大罹昏墊五溪蠻叛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朝廷方議征討璀以爲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而諸將貪功生事非國家之利條三策招安爲上守禦次之攻守爲失不報後卒招安之以吏部侍郎致仕卒贈太尉年七十一子績纁絳紘紳純絪綸紀紹綸以才擢守吉州紹字承之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嘗知虞城縣禁蒲博而盜止留守下其法管當合流鎮歲大饑度請報不及事乃先發廩後以聞旁近賴之通判絳州行州事新廟學具師徒士故沈浮俗聞檄縣諭出之講試以時紹與其屬過焉後以右朝散郎知嘉州自唐開元獻荔子而近世樂

用朱崖所産久益微不給求而刑者衆嘉祐中有賢守哀之作二詩刻石以諷紹將行責要多求者摹其石詩以報縣賈奪人鹽井吏數守訟不決紹刑而還之爲人孝友和審不受私屬無子弟出入有吏能常有勞績合格而賞不及亦不自言紹聖初卒子汶

程待制傳　節　弟筠　子鄰　姪祁　楊本

程待制節字信叔其先自歙遷浮梁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幼負將畧有志經綸熈寜中朝廷有事南方以單騎銜帥命喻諸蠻旣敵衆送欵上語苗時中曰程節未識其面眞奇才也遷廣西軍使帥桂府十三年甚得蠻情

每詔書因任桂人交慶交趾入貢嘆曰天子使老成安我海國豈敢自干天討初通西融道有本道録置隆兑州有本州記又有竹溪集三十卷終寶文閣待制子鄰字欽之初節亡蠻蛋猖獗朝議欲世其功奪哀襲父麾鉞十餘年威名少不逮而恩有加終徽猷閣待制時人號大小待制節弟鈞字德林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與蘇軾兄弟同年雖在謫籍音問不絶知陳留縣差戚里執役其人泣訴於太后太后曰聞其人廉吏吾可撓其政

邪軾送其知真州詩曰君為赤縣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為户部郎中卒有祿光集子祁字忠彦亦舉進士歷任都官員外郎著程氏世譜三十卷江南程氏多宗之節女洙通書傳能作唐體詩長適史迅迅死遺孤繼不育洙即抵棄鈿珥盡所為文稾焚之父母欲奪其志不可疾且革猶手為書以謝夫族弟祁銘其墓曰卓行夫人○附蘇文忠公送程德林赴真州詩君為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

自通諫臣蹇受之也元豐天子為改容我時匹馬江西東問之
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
明目達四聰收拾駔駿冀北空君為赤令有古風政聲
直入明光宮天廐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君之子祁
舉制策文學行義為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旬華

謄録監生臣朱　紱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才望

宋太中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歙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俞公獻卿

墓誌銘　　劉　敞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黟歙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

皆畜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娶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强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安豐尉臨事明察善鉤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之輒得人有告其師浮屠出游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為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不自保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

為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宜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聞公得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為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擊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潮

州鎸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埶築防金山百姓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為執法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廵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索用之太侈可減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為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諸衛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三萬尚書經費不足公往睞之至則條發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兄為鹽鐵副使改

開封府推官會陜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患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其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變置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原塞外武延川本羌地諸將欲功名請築堡鑿壕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鑿壕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還京西召對言邊事薦某可將帥賜三品服

以兄没當塟求為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見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不當往荆州即日拜三司户部副使歴度支鹽鐵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歳授集賢院學士知杭州發石作堤以扞江濤水不為災召回判三班院及銀臺門下省出為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所欲施行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優之以為刑部侍郎

致仕聞其居杭州即皆從兩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歷
五年四月十七日終於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
某日塟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
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
士及第早夭次希及希仲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
祕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
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
在京西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

不悅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無他世以公長者累階至太中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户所與交游同僚多歷兩府者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在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慂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愧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

羅鄂州志俞待制獻

可字昌言歙縣人其先居河間晉永嘉之亂徙新安端拱初登第歷歸州軍事推官權領州事會李順反峽州官吏多棄城城中老幼亦亡去獻可料州兵屯泝江柵以遏奔者不能禁得亡命二人斬以徇衆乃定後以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建言天下所上瑞物不在圖牒者毋得以聞歷提點廣西刑獄初撫水蠻數内冦獻可以爲前守吏姑息之過請發兵窮討之丁母憂特起爲轉運使卒平定之爲立互市築塞以扼其險自是蠻人不復犯邊推功官屬未嘗自言仁宗時擢龍圖閣待制權吏部流内銓子希甫希孟皆登第希甫終和州推官希孟皇祐中殿中侍御史

希孟孫正圖復登政和五年第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元墓誌銘

歐陽修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按歐公撰許公父司封行狀云許氏世家歙州今此乃云宣州蓋許氏本居歙而有别業在宣境子孫迭居之歐公製作每欲互見以示其文之簡故云爾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南劍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為公為詰其所以来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還鎮東軍節

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
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
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
舍監揚州博𪉷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
公為吏喜修廢壞共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
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榷貨公言先
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

粟入愈少而價愈髙是謂内外俱困請髙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獨公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即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廪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乏之時

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

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録事參軍祖諱覬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

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禄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歷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藴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閟兮銘以哀之

胡司業仲傳　　羅願

胡司業仲字彦時幼頴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仮為莊周夢蝶詩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絕異之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輙先出又數為之首教

官命移席就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為太守聞之遣鞍馬名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名為太學正進博士數歲遷祕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歷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以親嫌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後二歲責監杭州樓店務繼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錢數百千積蔵實列肆中仲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櫝與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尚慈恕民繪其像

在學校久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槀存者尚二十萬言從弟侃字彦和始名侔登進士乙科嘗仕為宰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靜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終自為誌積官至大夫舊志云仲在太學與汪龍溪齊名時人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汪藻其為時所重如此

朝請大夫直秘閣汪公若海行狀

汪若容

公諱若海字東叟新安歙人生而岐嶷美姿挺特年十

八游京師入太學連送禮部靖康元年北兵至所過無堅城朝廷下詔求知兵者公鋭然應詔及赴有司日未三刻紙筆告窮牓揭遂居優等時朝廷已遣耿聶割河北地界敵其年冬再至京師公以為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高宗皇帝以康邸聚兵相臺公於是上書樞密曹輔乞立康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掎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觧輔大喜即以其書奏淵聖制可俾

公為參謀如高宗所宰相何㮚執異議以道梗為解不果遣王城失守公述𪊍為書以獻謂兩宮蒙塵義不苟生袖書抗尼雅滿乞存趙氏及異姓僭擬絶城而出觸干戈趨山東芒鞋裋褐謁高宗於濟州首勸進以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早登大寶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訪問錫以衣服巾履甚寵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留居帳下偶誤出中軍帳門再入則閽者以無號止之因而腹痛大病濵死遂不復再進扈從至南京高宗皇帝登寶位

大元帥府結局推恩改承奉郎除江南經制使屬𥩈恩轉承事郎除監登聞鼓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和公宣撫陝西議未決公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以東南之尾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袖所見見和公其書云云極談終日和公悚然欲言於上辟公自随以親老辭繼論軍食忤執政意求補外通判沅州讒者乘間入言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

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其參謀官湯東野與公有舊得公於路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公即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設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公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張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觧甲效順惟曹成疑貳有他志公移書責之成怒將殺公公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翌日曹成遂遁公遺

李宏書使刺曹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
長沙刺馬友羣盜解散公遂以王林五千人歸招討使
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是時朝廷方分遣偏師
出殄餘寇公以為為天下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
英雄為國患因著平寇策以獻朝廷卷用公策其後李
宏為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為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
成走廣而後降湖湘遂安公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嶽
廟除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預祇謁陵寢事還以

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江淮失守兵集城下結壘滿野時太尉劉公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於朝無敢往者公毅然首途竟達在所具述劉公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敵果大敗去除淮北宣撫司機幕柘皐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除通判洪州未上丁内艱服闋添差通判信州秩滿衾湖北帥司議是年閱五轉至朝請大夫除知道州陛辭得對上曰卿許久不見一向安在除直秘閣改

知江州到官歲餘丁司農公憂時方經畧中原朝廷議
起公護上流而公不幸死矣時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一以其月二十八日葬于漁梁山
妻碩人趙氏皇叔故循王士㒟之女子一人擇善朝散
郎通判常州孫男五人女四人公豁達高亮深沉有度
自幼不羣耻為世俗章句學字書行草自為一家於文
無所不能探紙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者比成章蹈厲風
發膾炙萬口論兵幾策時事決河漢灼著龜不足以當

其豪且審也其麟書引獸合事羅百獸而尊麟使賣國叛君者讀之色愧其移羣盜書及平寇策縱横明辨聽者悅從比及攘定皆如素畫平時自許好奇偉倜儻慕魯仲連慷慨多大志慕馬文淵高宗嘗以片紙書公名諭張和公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和公去國不克名故相秦檜忌其才且潛邸舊屛遠不使得用用亦百不試一迨檜死乃擭再望清光立談間亟分訓寵且曰是朕起兵時主簿蓋以光武遇馮異之意待公也迹其際

會使久在列近所植立宜如何九江之政清而恵比其去舉城相與泣呱呱不忍舍公與人交襟懷豁如無貴賤悉得其歡心賙急濟之傾囷倒廩不憚也郊恩延賞首官其弟其輕施篤義行於家而施於人者類如此謹撮其大概以俟立言之君子云

宋故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追復龍圖閣學士汪公勃墓誌銘

葉適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巳酉葬會昌鄉蜀里北莊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廱太學鋒鋭明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京口制置沿江安撫辟為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宗厭戎馬久

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大夫皆謂父兄讎
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厚不與趙張同好惡
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史臺檢法官為監察御
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
刋石摹以賜羣臣諸生示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
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乎在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
而以專門曲學亂之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詔有司
凡私意臆說盡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寺為詔獄

公論斐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依方鏤之徧下州縣使百姓户曉而劾其稽違者由是上益以公為知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轍憑寵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類皆竦人知

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八年遂以端明
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事自秦檜得志惡
同列偪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或叅知已遂去俄復
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造前傾接俞咈在即下
殿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間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
逞公顧檜忮忍欲有所建白荅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
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
使者言帶二一賜樞密檜憮然曰上果厚注樞密哉彌不

平公亦慨然曰吾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幸哀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上雅知公為檜發也重慰藉以舊職食宮觀禄終檜在不敢動揺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不費公使一物内屏燭以撚代燎政以慈愛為主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謍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曰為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圖閣而

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雉焚沃不嘗草薨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為義問排毀公薨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黄陂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黟縣家適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冠退邑落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素孝謹天

殆活之既貴封舒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

祝氏高平曰唐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

作舟監行在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乂清江

丞孫十一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

制義質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賓

義善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贑縣丞統通判

楚州綋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縝知永興縣綬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欺

無妄尤簡樸安詳嘗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一人歲祲倒廪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敢求贏故市糴常平黥人亦以為佛也公在時諸孫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内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稷契參之夙夜匪懈國家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交修

罔棄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曰君是
從事往諭移羣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明惟兩聖人
深照厥成始黜終復生寃死榮墳彼北莊其下靡刻蜀
笋仍存翁仲猶黙碑銘新特綗也念德碑堅有泐銘堅
無忒

汪提刑作礪字必成黟縣人樞密勃長子少有聲場屋預鄉薦入太學補承務郎授浙西倉屬江右帥幕主管臨安府城北右廂乾道初元歲歉朝廷録救荒之功主奉常簿知桐川樞密薨服除守延平會蒲守引嫌被旨兩易秩滿入對乞衰二十年間寛恤詔令為一書冠以戒勑之辭俟監司守臣陛辭日各賜一本終更仍令以所行復於上而賞罰之又乞蠲與化三縣民丁米錢一萬四十餘緡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就除提

黜湖北刑獄丐祠終于家年七十三居家必時製良藥以施病者市紙衾以施寒者入施棺以無以為斂者居官亦然三子義和義榮義端為弟作舟後

侍御義和字誹之知隆興新建縣時講荒政條畫備具視旱白府帥曰旱勢特甚已批放八分矣帥怒其專公執愈堅帥為變容從之排淳熙八年進士第治縣有聲堂審命倅紹興連丁內外艱服除守武岡每大比附試于郡歲貢一名公謂郡統溪洞民尚武健欲變其習莫若崇學校科舉乃請于朝竟得闢貢闈增貢員士子勒碑頌記秩滿除太常博士兼禮部郎官樞密院檢詳館伴正旦使時慈福几筵未徹使以樂請公折之曰國樂尚禁使人豈宜以此為請使慙而止除右司郎中兼檢討玉牒除起居舍人繼除侍御史兼侍講兩月卒子四人綱終戶部侍郎紀繼弟義的後終贛縣丞統吏部郎官浙東帥憲續漢陽守

寺丞義榮字煥之與弟義端同登乾道五年第提刑守桐川陞辭曲謝子姪俱叨賜第玉音褒

諭云皆是鄉子足見義方之訓知崇仁縣有豪猾武斷持縣短長令不敢出氣乃籍其姓名姦猾望風知警遇旱究心荒政丁內外艱服除差江東機幕幹辦諸司審計知桂陽軍郡經蠻冦焚掠之後城堞圮毀乃增築樓中書遠道始以最聞除大理寺丞卒綬直寶章閣前知太平州嘗為軍器監丞　給事義端字元之弱冠廷對為第三人祖樞密及見之乾道五年也授奉國軍節度推官丁內艱服闋充南外宗學教授未赴除太學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太常丞權吏部郎改工部知溫州期年兩易嚴州主管沖佑觀起知秀州有形勢戶占田數千畝不輸官賦責其輸而返其田守池陽召對除侍左郎官紹熙四年除監察御史改除軍器監知舒州陞辭除起居舍人寧廟臨御差充賀金國生辰使還言金為韃所擾令和議雖未可違當密為自治待時之策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還給事中除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改寧國府進華文閣待制帥紹興公念此邦和買之重倍於

他邦奏疏極言下户科敷之擾與代輸和買并五等未納之税除㵟猷閣侍制丁母憂服闋起知婺州帥隆興皆丐祠知鄂州到官未幾以病卒年五十八有盤隱類藁奏議藏于家子紘登慶元龍飛第絳知興國軍繹知寧國府繪為監簿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一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才望

宋故華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贈特進程公　叔達　墓誌銘　　楊萬里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喪又三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追騎躋門遺以書曰江西詩人

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派于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某嘗捜得之令刻粜以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誰宜為萬里辭不獲命既呈似公公不以為不可是時萬里未識公也自是書問還往益密情益親厚後八年萬里將漕江東被旨往上饒問囚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勞苦又遣其子鉉邀見于逆旅是時以使事有指欲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償此願既而山路崎嶔難以再經挐舟東歸至今以不識公為恨蓋萬

里平生之舊相識而不相知者有矣未有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相知者公一人而已公既沒萬里哭遣家僮弔焉今銈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萬里慟哭曰巳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忍辭公姓程諱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冑出重黎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德之詔賜田宅於歙因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陳以功封重安公謚忠壯追令廟食至天旺始徙黟云曾祖宗顔以子顯謨閣直學士邁

贈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千載贈奉議郎父晉之以公贈太中大夫三世娶胡氏贈碩人太孺人碩人公少頴異伯父奇之令從樞密巫公學方丱已有儁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書連除興國軍光化軍教授以薦改宣教郎除湖州教授秩滿造朝海陵王將渝盟朝論二三公以書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厲兵馬守淮漢募義軍遣間諜理財用陳大喜以為足强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府尹趙子潚待下簡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

以府事且屏後覘焉見公剖決如流遂大相知除知通州諸御史薦爲臺主簿未三月遷監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饑孝宗皇帝憂之分遣郎官御史行視振貸公當行臨安諸邑先自府始奏謂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請均之上大喜語執政曰誰肯爲朕盡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上上迎勞曰卿振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在人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祖宗朝已行之荒政若趙抃之㑹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可舉

行也夫今日之急務願詔監司與帥臣察所部之官吏或罷叀不勝任者罷之或奉行不應書者罰之斯二者不可緩也上稱善除右正言見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剴切時已講和公言勿恃和以為安必因和以為備復言廣盜始平湘寇復作蓋官於湖廣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矣謂宜精擇部使者以察郡守妙簡守臣以察縣令孰為公廉孰為苛刻或辟置或罷絀至於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損上即召羣臣集議

于御史府選監司一人遂除張維廣西提點刑獄郴寇
李金叛公復奏請廣開赦宥招降之門速發旁近精鋭
之師應時討定無使越軼二廣又言龔遂治渤海將鋤
為良民持兵為盜賊此安之之策也張敞治膠東明設
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之策也願下所司著定捕斬除
罪之令潭帥劉公珙移書謂頼公建明表裏相應寇遂
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
守於上則僥倖息於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

未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將仕登仕除嶽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矣近有宜州文學高衮者除襄陽教授考其爵里乃一時借補亂法亦甚矣有旨押歸本貫又言諸郎皆華選也近有為丞十日而遽攝員者有監門數月而驟權郎者望詔執政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有為淮漕者進死蝗公言日者廬州守臣張師顔奏蝗徧田野令乃諛言蝗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

從臣召還者請復免役錢公言身為邇臣不以道德寬
大雅廣上恵乃導為刻剝是不可不斥遷左司諫言民困
於執役及和糴四弊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省僅四
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上再三留之自今除官行事
必具事之本末人之閥閱闕舊
制繳奏十一月召見賜闕制詔甚得體公稱謝
闕復坐曰事無巨細盡言公闕選人除
授超越上曰何也公闕局請闕本以待選人資淺

之有才者今既歸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闕　事官願以
京局諸闕仍舊歸朝廷公每論諫上必嘉歎即施行之
闕　見論敬天愛民有志事功三事其論敬天曰臣承
乏司宗纂修闕　得仰窺陛下盛德如讀尚書而作
敬天圖臣願陛下鑒圖而法文闕　已之心勿謂豐穰
而怠憂勤勿謂平泰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闕　覺
有益每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見上
顧左右闕　示公曰人君享國久長皆由嚴恭寅畏尤

當以爲法公言陛下既闕戒又知所以法社稷生
靈之幸復以親老請外上曰朕方用卿闕求去退而
力闕
龍圖閣提闕佑觀闕
運副使帥劉焞久病廢闕
與蠲租振贍人呼
舜曰非運使我等皆當闕本
司緡錢助衡郴道永者凡一萬三千緡又代道州闕

七千緡積逋大軍錢三萬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誼奏除闕萬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為表乞借留九年闕除浙西提點刑獄餞者塞涂其後潭帥李公椿竟以民言上闕

謀帥上命執政疏其人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李椿奏某甚闕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郴桂盜賊之由撫闕任之宜消弭之策洎至洪以所部多盜申嚴同惡及他盜捕闕

郭外僧舍有冦其徒來告公免其罪而犒之盡縛郡冦

尸諸闕有八而每歲之賦十逋二三蓋有民已流

徙而田實汙萊者闕汙萊而業無主名者謂之

逃闕公分遣縣官精敏者核其欺闕年盡闕一

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兵者千曰選中禁軍者亦闕

曰朕方欲用卿尋以母憂去服除除直敷文閣知

池州時四年二月闕引嫌改衢當路有不樂者遇官期

至則輙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者闕其非是始獲之官

辭行首言陛下厲精圖治未嘗不欲大有為然有志不可不養養志不可不審耗於事則易急速於用則或沮願毋狃宴安毋急事功上指養志二字曰此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改江東鄉部也即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晝繡云既䟽事有曰本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去秋苗錢曰宣城砦木錢皆蠲除之仍損闕

贍宣之乏徽州雜征有曰驛料豆錢者多取八十緡即奏蠲闕　絹銖兩昔輕而今重闕以益困有旨

十二萬匹減四之一闕　大哉聖王之仁一舉革

闕　年之弊闕　月除浙闕　辭行上闕

欲留卿未闕　庶子闕

問宰執闕　凡

例闕　不綱羅闕

國闕　天闕

府因言其闕

惠民

也而闕

受其弊用經之闕

多至加倍理訟獄闕貿闕

羨餘結權貴小則私闕

更當痛革

闕

為朝廷賀尋兼闕

免去一日召見因言傳闕

心悅而天意得上曰亦聞闕

可喜漢唐之亡

謂

皆緣歲荒闕

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闕

後至瑣闥或昏暮丙夜事之闕

卒營壘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為

之築室三百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服給授惟時晝訓夕

警無敢譁遨復請州置準備將一員擇其久於履軍

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下之百郡云吉之兵諜于牙門公以守臣與兵鈐不諴劾罷之揭賞禽賊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十二月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聖意下恤民隱其惜官藏甚於家貨帥洪五年前後蠲除民賦為緡錢二十三萬有竒為米斛一十一萬有竒談者以為多於王仲舒云十三年八月上一日忽宣論執政程叔達隆興之政甚美與進敷文閣待制再因任歲或小不雨公每禱雨舉室不茹葷感召如響部內

連年有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
引疾丐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去之日如始至在官束脩之問近比宜受者積
八千餘緡皆入公帑因任至再宜受禮物亦以犒軍既
歸宅旁治小圃曰西埜有堂二曰葵心曰秀野鑿池沼
種花竹逍遥忘歸十六年二月太上皇帝登極轉一官
以嘗為東宮講官再轉兩官時舊學悉收召公獨以與
執政隆興合符小忤壅不以聞奉祠四載引年納祿遂

以顯謨閣待制致其仕今上皇帝即位有詔撫問遣使賜銀奩藥茗詔有渴見之語公感泣拜賜慶元二年十月特除華文閣學士賜衣帶僉論始伸公年高益健一日對客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疾無苦惟日食寢減忽命左右扶掖端坐於正寢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遺表聞天子閔悼加贈特進娶黄氏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預國子第二名薦早卒鈜朝請郎行

將作監主簿錫承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夭女四
人適進士黄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黄榮通判
台州金俁樞密汪公之孫義賓皆前卒孫男源洵俱登
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静重逮事四朝守正不撓始
終一節感孝宗睠厚日思報稱所論列封駮無少顧忌
以故齟齬嘗因草詔孝宗嘉賞顧左右問學士為誰以
他學士對公終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和於族信於友
撫姊妹甥姪盡愛婚喪賙之必厚既以先夫人志養不

盡為終天之慼復舉太中資産遺諸姪且官伯氏子慰下泉意族人病於鄉正之役則剖私田倡義役諸鄉效之其利甚博既沒里人築堂肖像祠焉嗜學至老不釋卷六經諸史皆探根柢書法得急就體生平著述曰玉堂制草曰玉堂備草曰表牋曰論諫曰承華故實曰詩牋曰宏詞賦頌曰歌詩書啓記序雜文凡六十八卷藏于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有四朝遺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霣於庭家人大驚沒于慶元三年七月

十四日葬于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鄉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温温程公日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融毅毅程公玉立維嵩雪立維松衆正之宗既介既通不異不同邦之蘷龍岷之黄龔睠非不隆不詭其從不究其終洵乖其逢

森嘗謂譜牒重事也纂修之責刊誤為先討論疏畧而隨聲附和訛以傳訛則是誣其祖矣稽之顯學先禄墓文則曰忠壯子二十二人散居江浙名天旺者遷黟莊節之墓文冑出忠壯至天旺徙黟夫謂忠壯之後有天旺非也謂天旺為遷黟之祖亦非也夫二閣老銘文實程龍學瑀揚待制萬里筆也大率誌銘雖屬之名筆而纂述家世門閥則子孫之責月考訂疎畧豈秉筆者之誤乎

宋故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宣奉大夫朱公晞顏行狀

談鑰

曾祖温舒故不仕曾祖妣程氏

祖瑺故不仕祖妣吳氏

父逢時故贈中大夫妣吳氏贈令人

公諱晞顏字子淵徽之休寧人先世積德韜晦林墅中大起家履善尤自力每曰功名富貴不必當吾身我後

必有顯者俄感朱峯羽仙入夢已而生公公生而秀異
童丱能屬文纔冠入國學鼓篋孫業益有聲閱歲擢進
士第時隆興二年也未注擬間聞中大喪星夜奔赴號
毀若不勝終制調荆門軍當陽尉當陽被邊小邑公協
賛令長備禦慰存一境安輯湖北沌河瀰漫數百里葭
菼叢薈為盜淵藪舟行所經無脱免者公請諸司乞治
停藏資給之家嚴防廵禁戢之法盜發地分據實以聞
或掩匿許人越訴宣撫使王公炎韙之就檄公措置公

復請舟之入汛者謍司晝日時船隻申諸司及出汛申亦如之過期而不出者即知其被盜應時會合掩捕又設方畧擒賊首黨與駭遁其害遂絶至今猶循其規時韓立胄攝夷陵令監司有不樂者以訪聞置獄且誘承勘官以薦剡俾文致其贓罪考掠無全膚韓遂誣服案成王公檄公錄問公視其爰書錢物皆非入已經駁所鞫凡三日而獄平秩滿用薦者闗陞從政郎調靖州永平令靖介于夷獠永平為附城號難治公撫以恩信皆

得其驩歲時熟界户丁來縣庭踏歌擊鼓致謝郡人縱觀謂前此未有也民德之生為立祠淳熙元年舉員書考及格改京秩知蘄州廣濟縣淮右民兵自罷兵後歲調往合肥教閲貧弱者多狼狽道涂愁怨嗷嗷時王公希呂為帥公以書力言利害乞就各州縣閲習緩急以保鄉井王公然其説以聞于朝四年秩滿通判閬州閬在蜀居四路之中經總制之屬歲入緡錢幾百萬有司復責增羡民大困公稽入為出酌三軍之中數力申總

領所為定額公私皆以為便總領李公昌圖委公行眎邊儌公雅有四方之志欣然繇劒門入漢中歷岷鳳瞰秦隴覽山川之險要考秦漢魏蜀之遺跡道出武興為吳公挺言之吳公嗟異曰西州無子儔者知成州馬琥得罪於憲使按其贓内一項為錢萬八千緡時憲使得以粉牌直達四路事官吏側目覦望風指符合體究朝廷下興元帥司選清强官鞫之帥以委公公盡索劵歷攷驗其錢乃先期發往總所𩵋關充糴本者狀付甚明

竟為辨白李公與制帥議欲擇善郡奏辟公以母老力辭八年赴闕授知興國軍入對其一論士大夫誕謾之習相師成風今後有建議之人大言無效乞斷自英鑒如太宗朝除籍削任追納賜金使天下之人砥礪名節趨事赴功一論西南夷近時開邊釁者起於官吏或虧其互市之直豪民或侵其旁界之産以激其憤遂至解仇合黨而反讐於我又鎮寨官平日虐用土丁使其亡入以為鄉導乞下制置與逐路監司嚴行禁約一論四

川茶馬司於宕昌黎文等州市馬萬二千餘匹不應格者官既不買又禁民間私售夫馬在官與藏於民一也與其棄之化外孰若養之民間為吾外廄邪乞聽軍民從便收買緩急可以獲用既収夷人之心復與省地之利一論銅錢滲漏入南北二番乞禁解鹽入界沿邊不得用銅錢及有市舶去處亦止以鐵錢行用孝宗並嘉納之俄丁吳令人憂居喪尤盡禮芝生二本于房服除差知靖州入對便殿首論通判貳郡守之權叅議賛帥

臣之事乞加選擇其老病貪懦無資者不得預茲選又論諸州鞫勘公事獄官必先具節款以探守臣之意輕重高下無復朝廷之法且獄官承勘不公自有簽廳及司法可以疏駁州郡監司可以按發何必先具節款乞行下諸路違者許監司按劾臺諫彈奏又論襄漢之地在上游為重所以通吳蜀為一也境接唐鄧土野平曠漢江淺狹隆冬可涉而出戍軍馬如遇調發則聽鄂州都統節制襄陽逼近北界去鄂阻遠緩急俟其往回必

不及事況鄂為内地不必重軍襄陽極邊戍人單少宜移武昌大軍戍襄陽留水軍控沔鄂以守則固他時進取之計何求而不得孝宗稱奬再三曰卿言極是且與公反覆論邊疆事體公具言始末因歴詆辛巳歳謀臣戰將之失及論進取所當先糧食所當儲孝宗曰朕他時用兵亦只因糧耳非卿莫能為朕用者公感殊遇復陳説數千言辭意激昂孝宗猶未進早膳也公退扈蹕環閤迎於殿門謂公曰對揚合上意未有如公者行且

大用矣翌日宰執奏事孝宗謂曰昨日朱某上殿議論
極可採有才如此而棄之遠郡豈為朕用人之意可别
與一近闕差遣諸公以不素料錯愕莫對會廬陵擇守
遂以易靖吉俗號珥筆訟牒紛委公處以簡靜裁以果
達桀黠退屏獄犴衰息值歲中歉公夙宵講究先事備
豫明賞格以勸分示刑禁以戢盜前後三上奏得米數
萬石賑給單弱禁止姦蠹人受實惠豪右無遏糴細民
無流移明年歲稔公又痛裁冗費輯材鳩工增修城郭

改築學舍民不知役士論尤歸之磨勘轉朝奉大夫廣右鹽法客鈔不行孝宗妙選帥漕往究利病於是以屬公孟明領帥事除公轉運判官且趣令赴闕公入覲天語勞問數四且曰本欲留卿西廣鹽筴敝甚舍卿無能辦此可與應某共審實務令經久可行公謝曰臣駑鈍不足以仰副隆知不敢愛力孝宗為動容公又上論西蜀事宜其畧曰今所謂邊非唐所謂邊也唐為邊患者止於雲南六詔故以益州為襟喉之地便於經畧而韋

皐李德裕高駢輩皆居劍南若今日西蜀自我藝祖斷自聖謨畫大度河為守夷人震慴天威二百年不犯塞逮今益以衰弱此其備不在成都也今之蜀正猶三國之蜀北與曹魏為隣諸葛亮據箕谷攻祁山出散關圍陳倉出斜谷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渭南未嘗一日安於益州而今之制置使乃居成都有終任未嘗至漢中者尚能為陛下控扼險要規取中原邪今之六詔成都帥司之兵自可備禦欲乞移制置司於興元與

荆鄂建節首尾相應興元漢高帝所興之地褒斜谷正在其間昔魏延言於諸葛亮請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不十日可到長安而公從斜谷來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正今日形勢也又論士大夫風俗逞私憾以相詆訐乞戒勅百官精白一意以奉公上被趣行之官兼程踰嶺遂上疏奏其畧曰臣入靜江界延問父老皆蹙額告臣以賣鈔之害謂鈔法初行靜江尚有富商數十家可招誘自乾道變法皆乾沒所有多轉從湖

湘其存者又破家蕩産矣府歲發縣就賣之鹽爲宰者即置酒招致上中户勸誘認數實則視産稅多寡抑勒承買不從則以刑法脅之令先以砧基簿抵當入官既得鈔請鹽又有川涂之程舟車之費磨以日月耗損不貲而受鈔未幾官催入納急於星火枷錮捶楚無所不至一二年來上中户亦窮困爲下户而官司歲科不已或三五籮或十數籮其力不能自往搬請必至低價轉售約所納之錢所折已半矣又有荒廢之産賒抵在官

或沉失或死亡官司不免勒隣保認納一人之錢波及數十人人人愁怨已不聊生㑹府尚爾諸郡豈復有商可勸誘邪夫變為客鈔建議者徒以官搬科配有食貴鹽之害不若客鈔便民使朝廷貪愛民之美名而變其法自今觀之靜江官搬之前斤為錢百變為客鈔之後為錢百三十矣尚何便民之有諸州守臣為巧計者差衙前及出職吏人詭名客販公然官賣既獲其利又得歲計增給用度寛紓或乞免歲計或乞放殘稅稱是自

能撙節敢為誕謾以希幸進建議之人更相容庇以為
鹽筴之效凡所以為州郡之備者悉以廢弛恐致蕭墻
之禍噬臍無及陛下前以人言而變法今以人言而復
舊何容心哉奏入有旨令從長相度復舊法毋致再有
科抑公於是朝夕講究通變之策或晝項條陳或每事
指奏詳瞻明白事悉施行法至今人安之由孝宗之剛
明而公能力主其説也公以久去墳墓力上祠請有旨
令再任公守法益虔涖事益精又一歲除直秘閣京西

轉運判官以初復鹽法措置有勞也公至襄陽條陳備邊便民之策其論控扼衝要則有分屯江陵之奏論額外効用則有收剌子弟之奏論剗淺船卒則有省費去擾之奏論請佃官田又有限年首實買契之奏公深知民間纖悉利病時張公杓帥襄陽相得驩甚而張公尤服公之識鑒再閲歲除知静江府主管廣西經畧安撫司公事進直煥章閣時紹熈四年也公年六十矣再入炎嶺無所顧憚初公為漕樂易撫下皆有恩勤既開府

號令嚴明矩矱整肅胥吏懼惕部屬警勵故舊不敢干以私談者以為適為政之宜帥司每歲差官吏至邕之横山寨買羅殿自杞馬不下三千匹費錦彩鹽銀約二十萬貫循習多弊公申明措置凡十九事次年蠻馬紛至且多良者浚興安縣靈渠秦史祿所鑿以達湖廣之漕者又增治城壁為屋千八百八十間越十月而成蓋南方土燥城必屋覆而後可久屋制如常則無以施守禦之具公乃創意樣若戰棚内庫外崇上施帶枋櫛比

圓角圓角之上復布簣載泥而復以瓦甃其堅壯可以拒砲石立戰士外簷包砌女垣可以施弓弩用竹瓦木磚役工皆以萬計無毫釐取於民事聞特授中大夫以奬其勞慶元初元冬召赴行在所二年三月入對俄除軍器監甫五日丞相余公謂公曰上知公可用適選餉臣公能為朝廷一行否公荅曰東西南北惟上所命不敢以内外為間翌日除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公至治所稽攷財貨本源歎曰國家財計如此而用或

不給滲漏多而浮費侈也迺痛自節損窒罅剔蠹不顧
衆怨如諸州綱運至倉者監守胥吏以至篙梢表裏造
弊所納濕惡儲積易腐公閲庾吏數踰百供倉官驅徒
者復倍之公曰此皆雀鼠也於是悉汰冗食疏為定額
明示要束人莫敢欺朝廷歲下和糴乃自措置收糴得
米十四萬石價視舊損十之一辦集又在諸路先維揚
城初計修築費緡錢二百餘萬日役萬人者半年詔公
往來董眎公見其城堅壯徒為巨費即以狀聞曰揚州

之城本太祖皇帝平江南時所築臣塹其根土堅如鐵
甎至數尋視甎之文有饒歙袁撫衢鄂萊海字乃知藝
祖既混一區夏合諸郡之力而城之規模遠矣史臣謂
周世宗令韓令坤築蓋傳誤也閱實元料百用其一慶
元二年正月陛本寺卿以修城省費和糴先辦也運渠
在潤境百三十有七里歲久閉塞小旱輙膠舟公閱圖
經丹徒平視江潮乃浚二渠直達于江各立斗門隨潮
進退而啟閉渠不乏水人饗其利四年春有旨赴寺供

職公歸班面奏二事一曰樁積軍糧二曰招刺子弟大畧謂朝廷歲下四總所和糴各數十萬石令守臣認數樁管以為先備也然總所經常之米或因州縣荒歉或因綱運欠折宣限迫急未免借兑歲復一歲厥數滋多所謂樁管者徒有虚名乞取會每年諸州水旱除放及綱運欠折之數别行科撥應副總司其樁管之數止許以陳新相易不許兑用庶幾緩急可恃又被堅執鋭之士招之於鄉井之窮民不若取之於軍中之子弟彼其

生長轅門素習翹闗弓馬便利膂力剛强與鄉井窮民有間也今軍中兵額虧甚而招刺之法不及使之仰給於父兄而口腹每不足寧無意外之慮乎乞下諸軍遇有額闕悉以子弟充刺數千百之精鋭可一朝而得八月遷權工部侍郎俄兼實錄院同修撰五年六月兼知臨安府帶淛西帥事尤繁劇公以近侍史館兼領處之裕如闕 然闕 服九月轉太中大夫十一月守闕 明年春三獄

皆以空告上賜璽書奬諭公頃仕蜀闕
足疾至是增劇力上丐祠之章聖眷闕隆褒詔不闕給
闕始免知府事四月以疾不起享年六
十有六遺表上聞朝闕贈闕奉大夫爵休寧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户公風骨峭整若不可闕而接物則和
平樂易辭氣質簡若不委曲而析理則贍蔚精微性友
闕業惎推予昆弟俸餘又經紀其生官既通顯官
其猶子三人其二以闕義襟倜儻親族故舊之以匱

告者至輟衣食以贍公為學務為有用尤加意於詩其在南中所作多載續桂林志遺藁巨篋藏於家者尚未編次自持麾節尤務収拾人物屬吏之有才行邊將之有勇畧者每被薦拔居顯職娶洪氏忠宣公之幼女積封至令人令人之在室也其兄樞密遵時在翰苑以書抵兄丞相适曰必欲妹有歸無如朱君故令人歸于公令人言動有法勤儉恭慤人謂公之賢有内助焉公之薨也令人哭泣致疾後公十二旬棄世子男三人克巳

脩職郎前衡州司户叅軍立已將仕郎成已登仕郎秀
美而向學女一人適宣教郎主管佑神觀汪綱侍御史
義和之長子也才器淵博公與令人愛女甚篤故遇汪
君加厚公易簀之際司户官衡陽將仕及登仕尚幼公
以後事屬之且字呼之曰吾得瞑目有仲舉矣孫男一
人未名諸孤以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葬公于楓
林之原令人祔焉遵先志從祖塋也將葬司户走介以
書來曰先君子行實不可以無傳子盍為載之鑰椎魯

不文辱公殊知公帥廣右以所知薦公貳冬卿以自代

薦令將奚辭謹狀公歴官行事如右俾名世之士誌隧

表阡與史氏編録於此乎攷謹狀嘉定元年月日門生

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談鑰狀

宋故中大夫司農卿守集英殿修撰致仕休寧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贈通議大

夫程公覃墓誌銘　　程珌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

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厚國祚以綿
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
乎珌頃與公同為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大政州
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
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大用
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
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其
為州也摋貧其民柬濕其吏其為部使者也公明果斷

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教生員行鄉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羸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額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圄空天詔嘉奬以尚書館北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而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為右銓也寒畯無滯淹之嘆膏粱無僥倖之門創相風之

烏以絕綱運之淹滯歒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之墓以厚風化凡游觀之地一斥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廩凡可以為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﨑之寨移海内巡檢以鎮定海之烏﨑核鹽鈔之資次而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隆補之弊嚴招刺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

帥粤以衢冠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績滿粤與明家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為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裒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井而猶惓惓焉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之無所終窮也舍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

代之人嘗兄姊之後讓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顔色曰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則其所以傳家者不以籯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珌出同譜居同里仕同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丕惟我家隆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年封植猗與公才萬方之特賜知

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强哉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猶為時惜雪水澄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其宅寧波志名宦程覃字會元提舉兩浙東道常平茶鹽權沿淮制置司卒嘉定八年到任以東錢湖它山堰灌溉甚博爲患湮圯覃始置田租以所收歲給浚導者應畫最遠撥錢及田造器服以勸學蠲海錯果蔬之征以惠民城郭戎器倉場橋道以至公府與鄉飲之器具纖悉留意人服其整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二